

1405



说陶

东10集

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楚辞颇芜杂陶诗少
粕糟屈原怀沙吟泽畔渊明采菊在东皋屈原披枷
又带锁渊明解组脱笼牢屈原紧拥君王膝渊明痛
饮田父醪屈原含冤还负屈渊明乘化乐陶陶时代
有先后品位自低高胸怀与风骨吾还爱老陶

前 言

星子县，是陶渊明的故里，新杰先生在渊明故里从事文化工作已四十余年了。

陶渊明是一位诗人。新杰先生与诗结缘亦逾半世纪。而诗心，是可以穿越时空心心相印的。

新杰先生，是我会的退休干部，八十年代起涉足陶学研究。得史料、故迹之利，正本清源，孜孜不倦，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研陶心得。于今结集，一则抛砖引玉，向中外研陶学者讨教；二则想以此，引起海内外爱陶诸君子，对渊明故里的注目与关心；三则也算是千五百年后，故里学人纪念先贤的一瓣心香吧。

欧阳森林
戊寅仲春

目 录

发刊词	1
历代名人论陶渊明(辑录)	2
伟大的诗人陶渊明	5
陶渊明“归隐”说新辨	9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品	15
陶渊明的“众生相”	19
陶渊明四言诗读后	29
陶渊明诗文选注商榷	37
人性的呼唤	47
学陶断想	51
陶渊明故里辨	54
南岳南岭南山考	61
陶渊明故里研究资料	63
陶渊明故里考证圈索示意图	80
新桃源的理想与星子县的振兴	81
弘扬陶学研究促进对外开放	85
“桃花源”考证与开发设计	94
研陶通信	102
一串拾起的梦	112
飞鸟之歌	115

发 刊 词

陶渊明，是东方文学的巨星。匡山蠡水，以哺育了这样伟大的儿子而自豪。

陶渊明的思想、人格、诗品，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继承。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横流的“物欲”常冲击着精神文明的“神柱”，“神不守舍”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不利的。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品的核心，则是一个“真”字。唯“真”，方可以“善”，方可以臻乎“美”。而真善美的精神文明，无疑是世界大同的必要前提。

本乎此，乃敢抛砖引玉，向海内外陶学专家和同好者求教，俾使陶学研究古为今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与振兴中华之大业。

大同世界，人心向往。然“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愿与天下志士仁人携手，“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共求之。

为《陶渊明研究》学报作

历代名人论陶渊明

(辑录)

颜延年曰：“有晋徵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宜谥曰靖节……”。

萧统曰：“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李白诗云：“何日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

杜甫诗云：“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苏轼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东坡又曰：“…所贵於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黄庭坚跋渊明诗卷云：“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谢康乐，庾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

山谷又云：“宁律不谐，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於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撝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

朱熹曰：“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紫阳又曰：“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

西清诗话云：“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

真西山曰：“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以附於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

龚自珍诗曰：“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又曰“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谭嗣同云：陶渊明“伤已感时，衷情如诉。”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

鲁迅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朱自清说：“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他们的诗集，版本最多，注家也不少”。

陶诗曾引起俄国与法国的文化巨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无限“神往”。罗曼罗兰把这称作是一种“奇迹”，反复赞叹陶渊明诗文中“和谐的沉思”，“单纯动人的美”。（王瑶《陶渊明研究随想》）。

法国当代诗人保尔·瓦雷里，高度赞扬陶渊明的诗，在“极端的精巧”之后，达到了“极端的朴素”，“把自己混进去，变成其中的一部份”。

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在其专著《陶渊明研究》中指出：“渊明文学在日本的流传，从古远的上代到今天，不论时光如何流逝，各个时代的诗人，文人和画家们，对于他恬淡高洁的人格的憧憬，对于其诗文的热爱从未中断，他长期地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从其中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伟大的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私谥靖节，是我国文学史上—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诗人。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五年），诞生在庐山南麓的“上京”，即今江西省星子县城西五里的玉京山下。

陶渊明的曾叔祖，为晋代的名将陶侃。他在《命子》诗中有“业融长沙，伊勋伊德”之句，可见他对曾叔祖的品德功勋是颇引为骄傲的。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八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孟氏夫人教他读书识字。母亲是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嘉的第四个女儿。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统治阶级穷奢极欲，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北方的秦兵又不断入侵，内忧外患，战乱不绝，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少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并且满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仗剑出游到张掖和幽州一带。他的《拟古诗之八》：“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记录的便是这段追求的历程。可惜，他一直没能找到为国效力，大济苍生的机会。

远游归来后，家境日益贫困。他开始躬耕南亩，和劳动人民有了接触。并且幻想过上一种“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的安静田园生活。但是，东晋末年，连绵不断的战祸灾荒，使得陶

渊明对于安静的田园生活的追求也陷于破灭。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怨诗楚调》）廿一岁“五月大水，七月大旱，秦兵入寇，天下分裂”，三十岁时，妻子亡故后，继娶翟氏。“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陶渊明只好“投耒去学仕”。

二十九岁时，陶渊明起为州祭酒（州的文教官员）。目睹州县官吏巴结豪门，鱼肉百姓，谄上骄下，胡作非为的黑暗行状，生性刚介的陶渊明，感到“志意多所耻”，不久就自动弃职还乡。后来州里召他去当主簿，他也不肯就任。三十一岁起先后做了建威将军和镇军将军的参军。因为不愿参与镇压孙恩领导的饥民起义，又适逢母亲病故，便告假回家居丧。

四十一岁时，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但是，他在官八十余日，深感“世与我而相违”，认为“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深愧平生之志”，精神上很痛苦，又有倦归之意。

正当此时，适逢“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遂赋《归去来兮辞》。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作的传记中说：“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形象地表现了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的个性。

后来，朱熹称赞他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评价是很公允的。

辞官归田后的陶渊明，四十二岁时写了《归园田居》诗八首，说明自己“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过着“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的田园生活，在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了。

四十四岁时，诗人“上京”的故居遇了火灾，迁居到玉京山之南的南村，即今星子温泉醉石馆旁。在这里，陶渊明和隐士刘遗民，周续之结为诗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登高赋新诗，有酒斟酌之”。当时的人将他们称为“浔阳三隐”。

后因刘遗民的介绍，曾和在东林寺结白莲社的慧远法师有过交往。但后来慧远要他加入白莲社，他却识破了个中机关，认为“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毅然拒绝。

时世艰难，每况愈下，诗人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不得不发出“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的悲叹。

这时候，只有“田父有好怀”，每每“壶浆远见候”，“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而渊明则“造饮辄尽，期在必醉。”田父见他“褰耒茅檐下”，劝他不要太认真，“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随波逐流，混混算了。

诗人并不是不谙世故的人。他在和好友颜延之对饮时就说过“独正者危，至方则碍”的话。但是，他情愿“危”，情愿“碍”，却不愿“纡”，不愿“同”，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纡譬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是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强烈抗议！

长期的躬耕，长期的贫困，把陶渊明“力耕不吾欺”的幻梦粉碎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他和乡里们一样，愈来愈感到一个乱世之民苟延残喘之艰难，也越来越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着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的“世外桃源”。正是在这种精神状况下诗人写成了有名的《桃花源诗并记》。描绘了一个理想乐土，对秦汉以来的五百年封建历史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反映了劳动人民追求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渴望和平安宁的美好愿望。一千五百多年前，能

够这样为民立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他还写下了《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归园田居》，《饮酒》等一百二十余篇诗文，都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珍宝。

陶渊明的遗作，尤其是他的诗，清新朴实，韵味天成，对后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称赞：“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评价很高。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对渊明更为敬仰。李白诗云：“何日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倾慕之情可以想见。关于陶诗的特色，苏东坡的评价最当也最高：“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真西山更云：“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

当然，也有些人，没有全面看待陶渊明，如钟嵘就把他列为“隐逸诗人之宗”。后代不少评论家，都只记住了他的《五柳先生传》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忘记了他的《咏荆轲》，忘记了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忘记了他的“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谭嗣同才看出了诗人奋发积极的一面，说陶渊明除了“伤己感时，衷情如诉”之外，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给了陶渊明以崇高的评价。

陶渊明殁于公元四二七年。后人为了缅怀他的高风亮节，在他的故乡和他生活过的地方，保留下了不少的遗迹，如醉石馆、渊明墓、靖节祠等。每年春秋来此瞻仰凭吊的人们络绎不绝。

（原载《争鸣》杂志 1983 年第 4 期）

陶渊明“归隐”说新辨

为纪念陶渊明诞生一千六百二十周年，在江西省九江市举行的解放后全国第一次陶渊明学术讨论会上，围绕着陶渊明的评价。对陶渊明的归隐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众说纷纭，各执其是。归隐问题，于渊明评价，实在关系重大，是不能也不应回避的。笔者重读了《陶渊明集》，正本清原若有所获，试申述于后，就正高明。

归田与归隐？

渊明归隐：一场误会，千古诬冤。

考渊明“归隐”，乃为后人所“赠”。“隐士”云云，不过由颜延之诔中的“幽居者也”和萧统的“浔阳三隐”之说敷衍而来。稍后的钟嵘在其《诗品》中，正式给陶渊明戴上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桂冠。“古今…之宗”即祖师爷也，如何推得脱？后代的统治者，出于他们的需要，着意的宣扬鼓吹，不少失意的文人，又加以渲染附会，于是，陶渊明“归隐”之说遂成定论。

但陶渊明自己，却是从来没有认过这笔帐的。陶渊明，不是遁世者，《与殷敬安别》诗中，他的人生态度非常明确，“良才不隐世”。为了“大济于苍生”，少年时代的陶渊明，曾经如《归鸟》诗中所述，“晨去于林，远之八表”。后来，因为“和风不治”，才只得“翩翩求心”。即《祭从弟敬远文》所云：“余尝学仕，

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归向何处呢？《饮酒诗之十九》作了肯定的回答：“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说得明明白白，是“归田里”。《归园田居》诗，题目本身就点清楚了。诗亦云：“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都是说的“归园田”、“返自然”。是“归”，是“返”，而不是“隐”。《怀古田舍》诗，则作了进一步的交代：“忧道不忧贫……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聊作陇亩民”“长勤”，“秉耒”，“陇亩”，都是说的归田务农。

陶渊明为什么要归田？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答称：“世与我而相违”加之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对故乡的大自然有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看惯了篡乱的陶渊明，深知只有故土和乡亲这棵大树，才能庇护他“养真”“守拙”以尽余年。为什么要“秉耒”“长勤”而为“陇亩民”呢？诗人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西田获早稻诗），“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他佩服“舜既躬耕，禹亦稼穡”，对“曳裾拱手……宴安自逸”（均见劝农诗）者非常厌恶。加上时世艰难，家道中落，每况愈下，“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已不可能，只有自食其力，“力耕不吾欺”了。

陶渊明归田后，既没有隐居深山，也没有割断红尘，而是“欣及旧栖”“众声每谐”（归鸟诗），更紧密地拥抱了故土与乡亲。“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二）“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园田居之六）种菜，下田，锄草，打柴……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农事，过的是道道地地的农家生活。遇上“炎火屡焚如，螟螣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的岁月，他往往“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而“老至更长饥”时，竟至叩门乞食，吟出“饥来驱我去，不

知竟何之……感子漂母惠……冥报以相贻”的诗来。东坡叹曰：“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哀哉哀哉，此大类丐者口颊也”。诗人《自祭文》的结束语：“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则道尽了归田后的苦难辛酸。

夫“隐士”者，“隐”而犹“士”也；渊明一则未隐，二则已“秉耒”“长勤”为“陇亩民”久矣。况“归隐”者，多“显”而后“隐”，大都有较丰厚的物质基础，或竟是“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而渊明归田后，“箪瓢屡罄”、“倾壶绝余沥”，“菽麦实所羨”，与优哉悠哉的“隐士”生活，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故而陶渊明，实在只是“归田”，而断然高攀不上“归隐”也。

不遇与不为？

陶渊明的归田，当然不能说成“消极”或“逃避现实”。

在《杂诗之五》中，陶渊明自述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诗人青年时代，是很有雄心壮志的，曾仗剑远游到张掖和幽州一带，颇想干一番救国济民的大事业。《荣木》诗云：“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说明他即使到了中年，也还没有忘怀于建功立业。“惧彼无成，惕日惜时”（自祭文），他认为人生短暂，应该抓紧时间做事业。“进簪虽微，终焉为山”（赠长沙公族祖），他确信，只要不懈地努力，最后必然会有所成就。“存为世珍，没亦见思”（自祭文），活在世上要让人看重，死了也要能使人怀念。追求何等执着。

《读史述·屈原》诗，陶渊明借屈原、贾谊以自况云：“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如果碰上了虞舜那样的明君，谁不愿意象稷和契那样建功立业呢？但是陶渊明生不

逢辰，东晋末年“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琬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碰上这样的乱世，“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陶渊明呢？“有志不获骋，终晓不能静”！

“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有限的时光不允许迷途浪费。“彼达人之善觉”，陶渊明也是一个“达人”（明白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过反复思虑，他终于面对现实，为自己作了最佳选择——“乃逃禄而归耕”在“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的乱世里，他的“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是无法实现的。但“衡门之下，有琴有书”，“挥兹一觴”（时运），“乃著新诗”（答庞参军），“志彼不舍”（荣木）“存为世珍”（自祭文），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饮酒诗序中》，“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便已漏出了消息。

“君子失时，白首抱关”（读史述·韩非），陶渊明是不甘心的。于是，他在“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极端贫困的物质条件下，进行了精神产品的创作，“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长期的贫困与躬耕，使陶渊明的思想感情，和农夫桑妇日益接近，终于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写出了为民呐喊，发聋振聩的《桃花源记》，《感士不遇赋》和许多描绘大自然的优美诗篇。《桃花源记》中所反映的空想社会主义，较之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要早一千余年，在政治思想上也堪称“先哲”。

陶渊明实现了自己的最佳选择，在“不遇”的条件下“有为”。“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我们今天，如果不能体察诗人的这番苦心，无视于诗人的文学业绩，而诬以“消极”“遁世”云

云，岂非太不公平！

祖国与国家？

一个伟大的诗人，应当是一个爱国者。陶渊明是不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呢？

确定爱国者之前，先要分清祖国和国家的含义。“祖国”“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祖国”指的是人民和土地等；而“国家”则是指的政权，是一阶级统治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无条件地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与故土；至于爱国家，则可以而且必须有条件的。当国家政权代表人民利益时，我们当然应该爱护它。而当国家政权并不代表人民利益时，我们则没有“爱”它的“义务”。当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人民，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时，我们则可以而且应该反对和推翻它。古今中外的伟人，都是这么做的，并没有受到任何责难。孙中山不爱腐败的满清皇朝，李大钊不爱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但我们都承认他们是伟大的爱国者。

既然如此，陶渊明当然可以不爱东晋和刘宋封建国家。陶渊明的爱，属于故土和人民。“性本爱丘山”“园田日梦想”，“望云惭高鸟，临渊愧游鱼”。“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人对故园爱得多么真挚！“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相思则披衣，谈笑无厌时”，“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乡亲间的情谊何等水乳交融！长时期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凝成了一种深沉的爱。这种爱，时时激荡着诗人，使他想起衔枝填海的精卫，与日竞走的夸父，提剑入秦的荆卿，他们的猛志、宏愿、余情、和人民的爱，揉进庐山鄱水，在诗人博大的胸怀里久久地酝酿着。

“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陶渊明集》中一百二十余篇

字字珠玑的诗文，便是诗人的“余迹”和“邓林”，是他报答给故土和人民的爱的果实，并以此展览于世界文学的殿堂，为祖国争得了长久的光荣。对祖国有着如此贡献的陶渊明，难道还算不得一个佼佼的爱国者么！

无论从陶渊明归田后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他的文学业绩看，他都决不是什么“隐逸诗人”。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较，陶渊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耕耘者。“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骚。”陶渊明真率的人格和诗品，以及他所创造的真善美的艺术，已经和必将继续超越时间空间的界限，而永远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食粮。

（原载九江师专学报 1986 年第 1 期）